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10066

魯克尼茨基著
韋叢蕪譯

妮索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 35 —

妮 索

P. 魯克尼茨基原著
章 叢 燕 譯

一九三三年一月印行



前記

帝國主義的魔爪是無孔不入的，它的間諜活動也是遍及全世界上一切有空可鑽的角落的。

本書中所寫的夏潭村是一個回教可汗的駐在地，位於帕米爾高原的西部（即我國舊小說中所常描寫的崑崙山的西部），屬於蘇聯塔吉克共和國，與阿富汗的雅赫巴隔着大河相望，與我國的新疆和印度的克什米爾相毗連。這一帶地方就是舊地圖上所註的『中、蘇、阿、印、未定界』，也就是帝國主義者所矚目的地區之一。就在外人難到的高山區的這個村莊裏，帝國主義的間諜凱狄利以一個窮剃頭匠的身份潛伏下來了。

這個地方的人分成了五個階級。最高的階級是統治這地方的可汗所代表的『夏納』階級。其次是『塞伊』階級，活神的僕人們，以皮爾和哈利法為代表。第三個

階級是『米爾』階級，大抵在各村裏作可汗的代表。第四個階級是『亞珂比爾』階級，大抵充當可汗的衛隊。第五個階級即最低階級，是『勒亞』階級即苦行人階級，以全體農民爲代表。本地無人經商，外來的商人便成了操縱當地人民經濟生命的特殊人物。

本書中的男主角是一個紅軍軍士肯皮爾，他在本騎兵營剿滅高山區的土匪即巴斯瑪奇之後，隻身留下在夏潭村工作，辛辛苦苦地指導着當地苦行人即農民從事開渠墾荒，從蘇聯內地調運糧食救濟陷於饑饉的苦行人，並領導他們向統治階級消滅後所殘存的餘孽作澈底的鬭爭。

本書中的女主角是一個出身極窮苦的，生來極美貌的回教女子。她在幼小的時候，父親便死了，母親又被惡棍逼死，她便寄養在一個極窮的姨母家裏，姨父疏落他鄉，杳無音信，姨母同一個無業的新婿夫都染上了鴉片煙癮，最後竟把妮索賣給大河那邊的雅赫巴可汗作小妻子了。可汗還有一些年紀更大的妻子，妮索忍受了種種的虐待，抵抗了種種的誘惑，不同可汗妥協，不和色同居，最後從凱河裏死中，逃出了可汗的魔窟，攀絕壁，忍飢寒，逃到了夏潭村。她被肯皮爾從即將被爆炸掉

的官場上搶救下來之後，參加了學習，並參加了鬥爭。

帝國主義的間諜是不會放棄一個可趁之機的。他們利用雅赫巴可汗對妮柔的迷戀，利用封建勢力對於往日奢侈生活與剝削屈辱的懷恨，挑起了，援助了，而且指導了一場邊境戰事，想藉以使英帝國主義向阿富汗取得外交上的勝利。高山區的各階級人士都成了這班歐亞混合種人間諜的棋子，他們又成了英帝國主義者的棋子，在國際間興風作浪。

然而帝國主義的沒落命運是注定了的。就在這種小局面中，封建勢力也並不是帝國主義者可靠的工具，他們本身互相衝突，各懷鬼胎。英勇的紅軍終於藉着苦行人——勞動人民——的幫助，擊敗了帝國主義的間諜的陰謀，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祇足以引起勞動人民的更高警惕。當肖皮爾和妮柔這一對情侶橫臥在荒野的路旁，在月夜裏靜觀着無盡的紅軍士兵和無盡的駱駝向前方開去封鎖邊疆的時候，他們的心情是何等地充滿了驕傲與愉快啊。

這部四十餘萬言的長篇小說是魯克尼茲基(P. Luknitsky)作的，關於他的生平

和著作我還沒有找到材料，加以介紹。我是根據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的威特林（N. Wetlin）的英譯本轉譯的。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叢蘇記於上海。

妮

索

引言

旅行家啊，當你們已經越過大冰區，打算探查夏潭河的源流的時候，你首先便遇到大自然力量所造成的一個極大的隘口，高出海面五公里半。站在這個隘口的陡峻結冰的邊沿上，南望深不可測的地方，你便看見羣山的尖頂成平排地往後列去。那些尖頂是鋸齒形的，灰色的，岩石形成的，幾乎垂直面地高聳着，在藍蔚的遠方裏漸漸朦朧了，好像一些在永眠中躺着不動的巨龍的脊骨一般。把它們分裂開的那些峽谷是同樣無窮盡的往後延去的，你所得的印象乃是一個荒野的失去的世界，沒有絲毫生命的跡象。祇有在那些結冰的絕頂上面盤旋着的薄雲，證明即使在這個原始世界裏也有變化與活動這回事。忽然有一隻兀鷹在下面空中滑動着，你便偶然想起這隻巨大的活鳥在古石堆的洪荒上面盤旋着，表現了一種對於自然律的違犯。

轉視地圖，你便看出，連大冰區，帶你的視域以內的一些河源，在圖上都找不

到。不但沒有正確的地理指示，你卻祇看到這兩個令人迷惑的字，『謎地』。祇是等你深信不可能再行追究的時候，你才不再猜想這些高山的哪一個峽谷叫作夏潭河峽谷。

轉回頭，你繼續往北走去，穿過雪地冰川的荒野漂泊一個整星期，尋覓一條出路，在稀薄的空氣中喘着氣，以極端的意志力強迫自己保持對於你走出這個可怕的荒野的氣力和本領的信心。此後你用兩個星期功夫繼續騎馬下山到勤勉的蘇聯人民和平地忙着培植棉花的那些暖熱的肥沃的山谷去。

等人家問你夏潭地方的情形時候，雖說它橫在你的面前像在你的掌中一般，你卻回答說你一點都不知道。而且你補充說，就地圖看來，人祇能從一條迂迴的道路穿入那個地方，經過東谷的高地走幾百公里，直到大邊河，然後順着一條窄道下去，到夏潭流入這條河的地點。照這樣的情形，一個半月的漂泊便引你到夏潭河峽谷，從下面，而不是從上面。

但是想了一會之後，你便再補充說，『彷彿我們探險家也還祇有一個人曾經從那一邊走進那個峽谷呀。』

不管在過去的編年史中可以發見提及這條河，而且不管近代考古家所知道的一切情形，事實依然是，夏潭河像和它並流的其他河道一樣是從冰川發源的，穿過它的水在幾千年期間所沖開的一道峽谷流下來。它維持着少數高地人民的生活，他們說着夏潭方言，聆聽着幾層出的歷史，而且現在同着廣大的蘇聯國土的其他民族一起，走上蘇聯大革命所引進來的新生活了。

在夏潭河峽谷所形成的山脈之外，綿延着有幾百哩其他山脈，同樣被一些峽谷劈開了，像夏潭一樣的一些條河從其中流出來。

在一條這樣的河流的岩石岸上，遠離着全世界，潛伏着小小的杜峨鋪村，它的存在直到新近才為世所知。這村的居民說着夏潭方言。



第一章

自然，羅翠毛本來絕不會答應麥阿力的提議的。但是他來到絕壁環繞的小小的杜峨鋪村的時候，他對她說得那麼誠懇，那麼狂熱地努力使她深信，使得她終於同意了。而且確實，她別的有什麼辦法呢？自從她的丈夫死後，她的所有氣力都耗盡在努力養活她自己和她的小妮索上面了，然而她們卻仍然挨餓。麥阿力向她說道：『整個夏天你都要在雅赫巴替阿綏項本人做活，在秋天他要給你一隻羊和那麼多的麵粉，你回到杜峨鋪的時候，你會安心地過一冬，好像你有一位家富體強的丈夫似的。』羅翠毛便同她的妹妹杜娜毛討論這件事情，她的妹妹同意照料小妮索，以羅翠毛在秋天隨身帶回來的所賺的東西半數給她，作為交換條件。

因此羅翠毛使用一塊大石頭把她的小屋的入口封住了，用一條白頭巾把臉蒙到眼睛下面，動身在麥阿力所騎出村外去的毛驢前面走着。沒有人給羅翠毛送行；杜峨鋪的居民對於她的命運並不大注意，同時杜娜毛在天亮以前就往上牧場去了。羅翠毛順着從鑿進絕壁邊緣的岩石狹道走着。麥阿力在後面不響地騎着驢走，偶而一瞥在懸崖脚下激着浪花的河流。等他們來近一個狹窄的隘口的進口處的時候，羅翠毛轉臉最後看一看她的本村，但是碰到了麥阿力的嚴厲眼色的時候，她便低垂着眼睛繼續走她的路了。

她努力想像着她在雅赫巴那里，在大邊河岸上，所要過的生活。羅翠毛毫不知道雅赫巴地方的情形，但是她從形形色色的鄰人口中，聽說過許多關於那地方的統治者阿綏項的事情。他們時常說他有錢，有勢，有權柄。但是等她想到那里前途情況的時候，羅翠毛便充滿了渺茫的恐懼。

當這條狹窄的小道放寬了的時候，羅翠毛看見了兩匹馬在一小塊草地上吃草，還有一個童子在一塊岩石旁邊坐着。麥阿力吩咐羅翠毛騎一匹，同時他自己也騎一匹。於是把毛驢交給童子之後，他們便繼續走路。

傍晚時分，當這兩個行人順着伴同河邊的一片岩石走下去的時候，他們遇見了一羣騎馬人，羅翠毛認出其中有她所恨的阿林小。她立刻覺出麥阿力騙她了，而且假使阿林小在這里捉住了她，她便永遠不會再看見她的本村或她的女兒妮索了。就是這個阿林小，曾經一度到杜峨鋪來，要使他作他的老婆，遭她拒絕，大怒走開了。就是他，在一年以後，順着往牧馬去的道路，攻擊她的丈夫，他用岩石塊那麼樣地扔他，使得他從來沒有完全復元過。就是阿林小，在她丈夫死後，再度到杜峨鋪來，要使他作他的老婆，當羅翠毛公開吐他的臉的時候，他更加大怒走開了。現在他騎着雅赫巴馬向她走來了，微笑着，若無其事似的。……

在極度恐懼之中，羅翠毛迅速地東張西望：老麥阿力騎着馬在後面，截斷了退路；右邊登着無法攀登的絕壁；左邊河流在吼着。同他們所走的小道相同的一條小道出現在河對岸，而且在那條小道上不會看見一個人的。假使羅翠毛把這件事情加以清醒地考慮，她便會看出無論她跑到什麼地方，阿林小的騎手們都會追到她的。即使她設法跑到本村，也沒有人會對她加以保護的。但是並沒有功夫可以考慮，盲目的絕望使得她轉馬向河了。這匹熱心的聰明的牲口撲到河裏去，不爲洶湧的河水

嘶嚇，河流的澎湃聲音把阿林小和他的同伴們的發怒喊聲遮住了。他們也撲到河裏去，但是那個女人卻在他們之前設法達到對岸了。

羅翠毛在一條任何神志清楚的人都祇會小心慢走的小道上，策馬急馳而去。她忘記人們的喊叫，她一次不回頭。她在恐慌之中，祇想儘速地策馬向前。於是無法避免的災禍發生了。在這條狹窄的小道的陡轉彎處，一塊凸出的岩石把她撞下馬鞍了。她的摔斷的腿掛在馬蹬上，羅翠毛在石頭上被拖着跑，直到受驚的馬停住了為止。等阿林小謹慎地轉過彎路的時候，他便看見羅翠毛死了。他一面伏在她上面，咬着自己的嘴唇，用袖子揩着自己的潮濕的前額，一面摸着她的摔破了的流血的屍體，喃喃禱告。等他的同伴們騎馬來到的時候，他們下了馬，沉默的臨着羅翠毛站着，彼此不相瞥一眼。

在行完正統希亞派回教所必須的禮節之後，他們便把羅翠毛的屍體投入河中，牽了她的馬，前往阿綏項的領土而去，永遠不再回到那個峽谷來了。阿綏項的受賄僕人麥阿力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決定使他的嘴永遠不提他的眼睛在那天晚上所看見的事情。

幾天之後，一位正回本村去的老牧人發見了死亡和河流給這個一度強壯可愛的羅翠毛所留下的東西。杜娜毛和幾個本村婦女在發現屍體的河岸上的那塊岩石那里舉行葬禮，但是卻沒有人曾發現羅翠毛的真正死因。

在這以後，長老們聚會決定小妮索應該仍然同杜娜毛在一塊。杜娜毛生氣地加以反對，但是因為她的種種藉口沒有一種被長老們接受，她便不得不遵從他們的決議。『我們大家都窮呀，』他們說道。『沒有人要另一張嘴來吃的。我們沒有一個人除了乾草類而外還有任何東西可以在冬季賴以過活的。但是羅翠毛是你的姐姐，你便必須要撫養她的孩子。』

因此妮索便仍然同她的姨娘在一塊。

二

假使塞納小在家的話，他大概會安慰杜娜毛的懼心，說道，『就是一條狗也要養活一條硬推給它養活的陌生小狗呀；我們自己吃什麼，這個丫頭就吃什麼。而且到時候，她會成為家裏的一個幫手的。另外有一雙手不會錯的。』